

《風土》——寫給島嶼的詩 自選一完整章節 王宗仁

1、〈磺溪新詩報導〉

2012 年春，為鼓勵新詩創作風氣、提昇縣民文學情操，由彰化縣籍文學家共同寫作稿件，特以「磺溪新詩報導」為名，於每日晚間 7 點之收音機電臺時段，播送 5 分鐘當天縣內新聞提要；本詩為某日報導內容。

一、中科執意搶水，將從圳頭往下游埋設 24 公里水管

我和蜿蜒的大圳一同哭泣
但再哭，也不可能擠出
每日 8 萬噸的眼淚，供中科轉成油水
麥克風前持續傳來豪奢（有時
易怒）的音聲，尚想為鄉裡的乾涸
做出不會消亡的偽證

微風和雀鳥輕輕拉扯霧的邊際
荊仔埤圳依舊攤開自己，有綠意
雲朵，和夢的水氣
那是流動了百年以上的遼闊
在歲月 and 農民兩鬢，種下豐饒鄉音。祂
懂得濁水米、蔬果的味覺與典麗
祂不願為商人的利益隨意題句
懂得書寫土地真正的悲喜
祂和我們，都不會放棄

二、捕魚倒貼油錢，線西漁民不想出海

連吹海風都嫌貴的日子
出海、捕魚的敘事，都該被重新認識
這沒有衛星定位
沒有聲納凝集探索的季節
看哪！沙灘上關於家的素描
竟背光抽象了起來，像蚵架的殼串

被潮汐批改得模模糊糊

「出去一趟花四、五千啊，回來賣三百」
將空網裝滿陰影的夕陽，言辭閃爍
滿船魚貨，全被政策捲成炊煙

耳邊傳來孩童朗讀的新編課文：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爸爸怎麼還不離家
捕魚去？聽油電雙漲的怒號
真叫我們害怕……」

三、更生人陳文和捐高麗菜，為貧童義賣

曾習慣在暗黑裡行走
絕對不給承諾。鋒利的昨日
或帶刃的明日
都僅是江湖情非得已的頓挫

常為驚悸的生命默囑，我其實
也是愛的信徒，也終會找到自己的主
只要勇敢夾掉喊痛已久的傷疤
新芽的斑斕，就可以擦亮貧童陰影
並俐落的揮卻那一襲
蹉跎了半輩子的龐大暗幕

2、〈繪本臺北〉

又回到加羅林魚木樹下
溫州街的花序，因雨，因為記憶都是
鉛筆那樣的線條。然而我們都長大了

我的童年寫在氣球上
九歲那年就飄走了。但我是記得的……
記得公園裡，剛剛從蜂房走出

一位草擬徒步計畫的冒險家
牠似乎不想飛，因為這裡的步調已經太快

那麼，我在白色裡等待好嗎？
像橘色在成為橘色之前，也有鉛筆的線條
雖然我需要工作（但更需要短暫消失）
職業，可以是偏鄉的郵差
在山村或者小島，我要麵包樹心情變好
我要看鷺尾花給咬人貓寫信
讀一行最簡單的地址
給全世界的情書，皆有所寄

所以你明瞭，我的離開。就像婚姻
因為配偶欄太高，我的腳太短

等我再回來，我喜歡音樂
而詩歌已經為我準備好了音樂
配合唯一的噴泉，不經意就有節奏的內心
我喜歡倒立的人，我喜歡
街頭藝人百分之二十的肥胖
來自快樂的焦糖

3、〈相遇木雕村〉

一、觀音

若有人兮，那一定是妳
妳站在斧柯的原鄉
等待四月的一場飛雪（註一）
直到最後一個年輪，深深陷入
油桐的季節
木雕師父在紋路上找到了脈搏
而我，趕到最後一個彎道
見證妳的菩提

「既含睇兮又宜笑」，是的
一尊含情流盼的觀音
躺在雕刻師笑開的牙床
「三千不賣。關於讚美
如繡眼畫眉鳥啊
下回將是我的題材」

二、鍾馗

從哪裡捕捉來的鬼主意
你將濃密的霧
用來擴寫自己的眉
你嘟著的嘴，有一道咒語
呢喃在檀香的氛圍
你的衣襪呀
大開大合的刀法
像火炎山那百摺的崖壁

木雕師父說我們都是鬼
在創作的路上
我們鬼斧彳亍，我們的
白天與黑夜像意象那樣糾纏
寫詩不一定要寫到第六十行
抓鬼 必須抽象
只有爭相在水美路卸下的年輪 （註二）
真切，而且
具象

三、鳥獸魚昆

即使木屑都堵塞成了淤沙
血管也都不再有流動的月光
但他仍一鑿一鑿地挖空心思
把樹頭化成竹簍，魚蝦
在時空中盤根錯節
而鳥飛上枝頭（真正的枝頭）
啄啊啄地
喙與木，斧與柯

彷彿泰戈爾也拿起了雕刻刀
讓每個句點都如瓢蟲精緻

【註】：

- 一、三義地區每逢四月間，都會有滿山油桐花盛開的美景，當地人稱為「四月雪」。
- 二、「水美路」即俗稱的木雕街，係三義地區木雕藝品早期就已蓬勃之處。

4、〈大墩下午茶〉

追跑與仰臥之間
三十年的記憶鋪陳如草皮

躺在科博館前，想著想著
小時候的學號竟繡出一首詩來
一首關於大墩的故事
像小小的背脊一寸寸擴張
胸頸以上
現在除了撐起一腦子的夢
還有滿滿中臺灣的陽光。此時
正值下午茶之後，夢想還未老邁之前
我背著影子像背著書包
肩帶調整到和歲月同樣的長度
有點恍惚，但確定是往綠川方向走
太陽歪著脖子看我（頭多低呀
都低得和柳樹差不多了）
這才和遇見熟人一樣，打了第一個招呼
雖然長相極度黃昏，但還認得出
她是中央書局
早已披起嫁衣，又輾轉嫁了幾次
當初不著胭脂，如今風貌全無。記得
讀國小那年，學期只到一半
國語課本就被兔寶寶咬走了
我曾經在那裡買回一本相同的國字
直到現在，舊印象還留有中正路的筆順
但卻已走失了偏旁

走失的還有樂舞臺戲院
回憶像是被拆去的大型看板
我們都回不到那個檔期
多麼燠熱的夏天啊。還好
第一市場的蜜豆冰幾經搬遷之後
仍留在四季，在繼光街或健行路
仍聞得到那個香蕉油的年代
還好，玩直排輪的小孩
可以在市民廣場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
還好，放風箏的學童
可以在豐樂雕塑公園將雲朵再拉近一些
還好，文英館也還在舊址
那開創與格局啊，彷彿一排別緻的鈕扣
扣合布衣，抵禦
多變的氣象與風化

再過去一些，還有
太陽餅、鳳梨酥、泡沫紅茶
詩人告訴我們
詩句才是最好的吸管
我吸了幾口，繼續躺臥於
三十年記憶鋪陳的草皮
孩子繼續在風中追跑
而我，胸前垂柳
全都綠川了

5、〈首居一紙——體驗廣興紙寮造紙有感〉

一、取筍殼

索引過山川水土的邊廓
筍苗於是有了曼睞的心跳
勃發地，稼接天地隱現的猜想
然後敬獻筊白的軀體

讓農民動詞修飾過後的笑盈懷抱
那一襲和日月懇切晤談原料的外衣
就毫無保留的交予埔裡
情書般，準備甜蜜地織就出更多
關於金黃殼漿調情的繪本

二、蒸煮

想像永遠不會在發燙的慕嘆中衰微
抽象或者具象，直抒或者橫表
難以素描的各式悲喜，抑或
千千萬萬的纖纖縷縷
都在不斷沸騰過後
卻除雜亂思緒
呈現語法統一的歸向，齊整地
為文字的詮釋與復興
梳理出詩般堅韌的道路

三、漂洗

用滂沱的灑脫將心情冷卻
把僅存的遲疑澈底洗去
努力匯聚更正確的群屬
用以告別弛懈的脆弱
為了更剔透的意識，為了
給書冊更精準的表情

四、打漿

沿著敲打辭彙的語氣
信守節奏，並量測各種挑染
讓眾相微細的約定更為完整
再把逐漸轉緊的端序
於日記返折裡慢慢揉搓
交織成可以和現實相互拉扯的
稠狀的夢

面對未來更有強度的邏輯

我們全都深信不疑

五、抄紙

呼與吸，都像是在無暇海水中
對著遐想的豐沛來回拍浪
以召喚種色更潔白的應允
從搖晃中入簾。於是
優雅的提收之間
我們就此徵引出纖維暖抱的意義
複寫、增修成架高柔軟的主題
均勻地在隊形顧盼間透氣
且不再離散

曾經薄如蟬翼的漂移
最後都將在光中一一上岸
攢積出厚實的衣襖

六、壓紙

歷經水滴混沌的困惑
才在信任的聲響中瞭解
原來希望也有重量
齊整、優雅的重疊線段之後
就可以瀝乾濕漉過往
乾淨清爽地
測繪出延續無阻的意志和形狀

七、烘紙

簡單平鋪、直敘後
在 100 度高溫的烘臺上思辯
所謂的豐蔚與輕盈
手勢會接著粉嫩地辨析
排比羽翼般心事
用乾燥寂寞的平整力道
掀開所有需要溫熱的細節

握住透光的名姓
沒有任何遲疑，我明白
那些霧或沼澤般的嘆息
都已被虔誠的信仰蒸騰至遠方

6、〈城隍夜巡諸羅城〉

一、

端坐在夯枷和家將行列前
祂以炯炯目光校閱
抑或速記
生死簿、孽鏡臺裡的每個臨界
當善與惡的顏色都一一核實
生與死的臉龐就足以在闌黑意象裡
越審酌 越清晰

二、

每一吋腳步都可能是峻嶺
或陡峭的深谷
信眾剪掉所有貪瞋癡慢
和自己的脆弱相覷（那些於心中盤據
許久，無可饒恕的主題……）
然後在衙役刑棍敲出的長短句間
觀照生命裡每一片漣漪，複寫
再複寫
對於未來的衛捍及正見

三、

纏惹業障都在勞苦的跋涉中
遠離。鍾馗領著五鬼檢索隊伍
然後以劍扇合攏時間
把餘光環眺為福賜的領區
讓曾耗損的傷口
都成為飽滿

四、

火把鬆開焦潰焰蕊，將夜幕鎖緊

平安餅都已被禱詞的唸誦

繪飾出寬恕，舔舐入肚

諸羅城再次完成自己的光澤。

我們都相信

即便再有斷句 嘆息

祂也能繼續扛起信仰，凝神

擊退斑駁的迷藏與災厄